LIBRARY
AUG 9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DS
753
T75
1657
v. 3

[redacted]

明季遺聞卷三南都

江左鄒　漪流綺輯

十月朔命鑄弘光錢時廟門災戶科吳适疏陳昭事之宜一日日講宜行請勅定期俾博聞有道之臣朝夕左右稽詢經史虛衷延納更取祖訓大誥諸書時時省覽以爲著鑑一日午朝宜舉俾閣部大臣以及臺垣散秩咸得躬膺清問即於披對之餘採疾苦以疏民隱覈功罪以勸疆臣明是非以黜邪佞疏入不省

清朝攝政王遣副將唐起龍招撫江南致書史

可法云予向在瀋京即知燕山物望咸推司馬及入關破賊與都人士相接見識介弟於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奉期衰緒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主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安葬新君不得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親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嚴整貔貅驅馳鳥獲入京之日首崇懷

名正言順可以服衆

宗帝后謚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仍故封號不加改削勛戚文臣咸在朝列恩典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犯方擬天氣秋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以報爾君父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不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夫國家之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而非得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王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耻萬世仁人君子何以報德耶乃乘寇稽誅王師

暫息即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樂豈可謂江淮以
爲天塹之憑遂不能飛渡也況闖賊但爲明朝寇患
未嘗得罪於國家徒以薄海同仇特伸大義今若擁
稱尊號便是天有二日復爲勍敵予將簡西征之銳
卒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夫以中華全
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
無待蓍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則以姑
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切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
削號歸藩永綏福位朝廷當待以虞賓盛承禮物帶

礪山河位在諸侯王上庶不負朝廷仗義討賊興滅
繼絕之初心也至於南州諸君子賁然來儀則爾公
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王之典例在惟執事寔圖維
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
輒相牽掣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
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貫察始終寧忍隨俗浮
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東可西南國安
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無貪瞬息之
榮致令故國有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尚有

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故敢布腹心、佇聞
名教、江天在望、延跂為勞、書不盡言、可法答書云、南
中自接好音、隨遣使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
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
傯之際、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諷讀再三、
慇慇致意、若以逆成尚稽天討、為貴國憂、法且感且
愧、懼左右不察、謂南國臣民偷安江左、頓忘君父之
仇、故為殿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
愛民、真堯舜之 王也、以庸臣悞國、有三月十九日之

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江上凶信突來地拆
天崩川枯海竭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
泄泄者戒奚足慰先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
慟如喪考妣無不拊膺切齒願悉東南之甲立剪凶
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
上以繫中外人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大
行皇帝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
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群臣勸進今上退然不
自勝謙讓再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於十

五月進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告廟之
日紫氣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
出楠梓數萬助修宮殿是豈非天意哉越數日遂命
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
貴國破走逆成殿下入都為我先帝后發喪成禮掃
清宮殿撫輯群黎且免薙髮之令亦不忘本朝此舉
動也振古鑠今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北面而頂禮
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哉謹於八月薄
賫金幣遣使犒師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

癸復次江淮乃辱明諭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
推而言之此又為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
忍死其君者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
皇子慘變非常而拘牽不即位之說坐昧大一統之
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
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莽移漢祚光武中興
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
宋高纘統是皆於國仇未報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
嘗斥為自立卒以正統與之至於玄宗幸蜀太子即

位靈武議者察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屬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夙膺封號載在盟府殿下豈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而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春秋昔契丹和宋多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夫手足膺難并同秦越規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貽賊人竊笑貴國豈其然乎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勦撫並用貽悞至今今上天縱聰

明刻刻以復仇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
擊楫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闖賊之滅當
不越於斯時矣語有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賊未
伏天誅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
之仇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惟堅同仇之誼全
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成之頭以洩
敷天之恨則貴國義聞千秋本朝固惟力是視從此
兩國世通盟好傳之不窮不亦千載一時哉若夫牛
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載道不日抵燕奉盤盂以

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淚可揮。身陷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者。寔爲社稷之故也。傳曰。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殿下伏賜垂鑒。可法又上疏言。三月以來。陵廟荒蕪。山河鼎沸。臣備員督師。而河上之防。百未料理。復仇之師。不及於關陝。討賊之約。不達於北庭。一似君父之仇。置之膜外者。夫我即卑官。菲食嘗胆。卧薪。聚才智之精神。而枕戈待旦。合方州之物力。而破釜沉舟。尚恐無救於事。以臣覩廟堂之作用。百執事

痛哭之聲溢於楮墨之表

之精神殊未盡然億北變初傳人心震駭臣等恭迎
聖駕臨莅南都億萬之歡聲動地陛下初見臣等言
及先帝則淚下沾襟次謁孝陵贊及高皇帝高皇后
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寔式鑒臨曾幾何時可忘前
事先帝以聖明罹慘禍此千古未有之變也先帝崩
於賊恭皇帝亦崩於賊此千古未有之仇也先帝待
臣以禮馭將以恩一旦大故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
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以來未有之耻也庶
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胷斷脰得而甘心朝廷顧

苦口藥石

可漢置今宜速行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悉簡精銳直抵秦關懸上賞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効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奮也國家遭此大變陛下嗣承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寔無功之足錄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直等尋常名器濫觴於斯為極以后似宜慎重耑待真正戰功庶行間猛將勁兵有所激厲也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糧似宜將內庫本折槩行催解湊濟軍需其餘不急工役可已繁費一切報罷朝夕

宴衎左右獻諫一切謝絶即事關典禮萬不容廢亦宜槩從儉約乞陛下念念思祖宗之鴻業刻刻憤先帝之深仇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海之物力以併於選將練兵一事庶乎人心猶可救天意尚可回耳疏入不省時灾異疊見二十九日東方長庚星較昔大异光芒閃爍有四角或五角中有刀劍旂幟馬影似開鬬象且倏大倏小倏長倏縮又廟門告灾鳳陽祖陵疊火地一日三震有聲如吼自秋至冬烈日如夏在在赤地而弘光深居禁中惟漁幼女飲火酒雜伶官

演戲爲樂修輿寧宮建慈禧殿大工繁費宴樂賞賜皆不以節國用匱乏搜括殆盡佃練湖放洋船瓜儀製鹽蘆洲菻課甚至沽酒之家每觔定税錢一文蓋馬士英濁亂國政內則田成兩宦外則楊阮諸奸兼有輿平東平遥制內權忻城撫寧侵撓吏事邊警日偪而主不知小人乘時射利識者已知不堪旦夕矣可法統兵抵白洋河十一月十二日 清兵入宿遷可法救之随拔營去十三日高傑抵徐州先是河南巡按陳潛夫探得 清朝於十月二十五日發兵六二

往山西一往徐州一往河南豫王將從孟縣過河傑
與劉澤清書云　清朝發一　王子領兵號二十萬寔
七八千騎歷濟寧近白河南撫鎮接踵告警一夕數
至開封上下北岸俱是兵衆問渡甚急惟恐彼一越
渡則天塹失恃長江迤北盡爲戰場時事到此令人
應接不暇惟有殫心竭力直前無二于萬難之中求
其可濟以報國恩而已澤清以聞澤清又言　清朝
總河楊方興屯兵宿遷鑄造鉄條爲筏用太學士
王鐸疏請視師江北以復國仇不允士英疏稱　清

讀其書凜然忠義千載猶生

兵雖屯河北然賊勢尚張不無後慮豈遂投鞭問渡乎況強弱何常赤壁三千萬淝水八千一戰而江左以定況國家全盛兵力萬倍於前廓清底定願諸臣刻厲之也傑遺清肅王書云逆闖犯闕危及君父痛憤於心大仇未復山川俱蒙羞色豈獨臣子義不共天關東大兵能復我神州葬我先帝雪我深怨救我黎民前有朝使謹賫金幣稍抒微忱獨念區區一介未足答高厚萬一茲逆闖跳梁西晉未及授首凡係臣子及一時豪傑忠義之士無不西望泣血欲食其

肉而寢其皮晝夜卧薪嘗胆惟以殺闖逆報國仇爲
汲汲貴國原有莫大之恩銘佩不暇豈敢苟萌異念
自干負義之愆傑叚以菲劣奉旨堵河不揣綿力悉
欲會合勁旅分道入秦殲闖賊之首哭奠先帝則傑
之血忠已盡能事已畢便當披髪入山不與世間事
一意額祝復我大仇者茲咫尺光耀可勝忻仰一腔
積懷無由面質若傑本念千言萬語總欲會師勦闖
始終成貴國恤隣之名且遂闖㒺悖貴國所甚惡也
本朝抵死欲報大仇亦貴國念其忠義所必許也本

朝列聖相承原無失德正朔承統天意有在三百年
豢養士民淪肌浹髓忠君報國未盡泯滅亦祈貴國
之垂鑒也　清朝報書云肅王致書高大將軍果能
棄暗投明擇主而事決意躬來過河面會將軍功名
不在尋常中矣若萬弟欲合兵勦闖其事不與予言或
差官北來予令人引奏先是　清朝副將唐起龍其
父唐虞時致書傑勸其早斷速行有大者王小者侯
不失如帶如礪世世茅土之語傑皆不聽身先士卒
沿河築牆岸力備禦時有徐州通賊程繼孔斬木編

筏引兵渡河僞投傑降傑誘斬之收其衆加傑太子
太傅可法太傅內外文武爵賞有差　清兵至夏鎮
別由濟寧南下又從睢陽渡河攻海州圖邳州史可
法傑澤清等各告急不應十二月十八日都督陳洪
範南還先是洪範與左懋第等至德州　清朝撫臣
方大猷示以攝政王令有來使不必敬語止許百人
赴京朝見十月初一日至張家灣懋第欲先謁陵後
進見攝政王不許乃遥祭先帝於十二日入京館鴻
臚寺越一日內院剛林來登堂上責懋第等江南不

應更立天子懋第不屈洪範降懋第請祭告諸陵改葬先帝皆不許乃陳太牢於寺堂哭祭之二十七日放歸十一月初四日至滄州復遣兵追執懋第等北去改禁太醫院放洪範至是歸稱　清兵萬分緊急旦夕南下馬士英惡之日有四鎮在何處焉時賊竄突禹州襄城等處各鎮擁兵不進惟興平伯高傑提兵二萬與張縉彥直抵關雒之間縉彥聯絡寨勇鼓厲進取乃分寧陵以東至歸德屬王之綱寧陵以西至蘭陽屬許定國祥符以西至汜水屬劉洪起河洛

屬李際遇總兵王之綱斬賊都司虞世傑巡按陳潛
夫獲太康偽知縣安中外等副將劉鉉郭從寛等殺
賊六百餘級擒鄢陵偽知縣王度許州偽巡捕王法
唐總兵劉洪起獲汝寧府偽官祝永苞上蔡偽知縣
馮世遇斬三百七十級又於襄城斬賊二千二百七
十六級擒賊二百三十一名總兵許定國獲陳州偽
官惠在公等以洪起斬獲獨多仍加二級晉丁啟睿
太子太保丁魁楚兵部尚書仍總督兩廣軍務洪範
又請加恩使北勞臣兵科戴英劾止之言洪範出使

持論甚正

疑缺忌

無功正使身陷異域下役群聚晉爵天下聞之恐咲
然窃笑也晉陳國事兵部尚書白貽清太子太保戶
部尚書、贈尚寶司卿許士柔詹事兼侍讀學士、士柔
正色立朝與溫體仁不合因摘其舊撰高攀龍誥語
降調朝論不服至是賜卹命李永茂巡撫南贛張秉
貞巡撫浙江各僉都御史加左良玉太子太傅予世
廕、指揮使開藩武昌子夢庚都督僉事掛平賊將軍
印、授楚宗朱盛濃池州府推官、先是盛濃疏誣監軍
御史黃澍毀制辱宗貪賦激變士英喜特擢之、內批

刑部提問尋不至贈故舉人歸子慕張世瑋顧雲鴻翰林院侍詔山東巡按御史宋學朱大理寺卿學朱戊寅死節卿與爲楊嗣昌所抑至是給之予太學士孔貞運謚文忠薊遼總督吳阿衡謚忠毅簡討胡守恒謚文節貞運以國變痛哭不食死守恒阿衡皆死難者又予修撰沈懋學謚文節諭德焦竑謚文端癸酉陳仁錫謚文莊禮部侍郎張邦紀謚文懿仁錫初以脩瑠削奪尋得賜環典較掄才橫經造士生平究心錢穀邊屯河漕律曆諸書著述幾千卷皆千秋金

鏡子濟生官太僕三年薄命致祭故兵部尚書于謙封謙爲臨安伯謙冀安宗社有大功爲奸邪搆禍吏禮部以卹不酬寃爲之請卹復左都御史陳于庭原官贈少保二十日刑部尚書解學龍上從逆諸臣六等罪除在北京何瑞徵等二十二人俟三年後定奪一等應磔宋企郊等十一人二等應斬擬長繫秋決光時亨等四人三等應絞擬贖陳名夏等七人四等應戍擬贖王孫蕙等十五人五等應徒擬贖沈元龍等十人六等應杖擬贖潘同春等八人存疑另徙翁元

吳黃門忠諒世傳語云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信然

益等二十八人保國公朱國弼等僉疏糾刑官六失御史張孫振又言刑官賣法侮文華學龍職以高倬爲刑部尚書吏科張希夏吳适抄參忻城伯趙之龍薦用人才疏謂陳爾翼須遞有據且薦崔呈秀爲本兵不可復用忻城再疏爭之适特疏言祖制惟科臣專封駁之權未聞勳爵而參駁正之司勳臣黨邪求勝將部科俱可不設不幾背明旨而褻祖制乎是時張捷秉銓部務皆阮大鋮一手握定而選郎以貪黷濟之吏道龐雜已甚适辨事垣中抄駁侃侃不憚權

貴若安遠侯柳祚昌替授程士達督理京營科參士
達不過積分監生非屬舉貢正途勳臣乃提督大漢
非有標營之責何得侵掘戎職掌以奪銓部權衡慶
遠知府郭儀鳳疏言掛冠勤王且誣巡撫方震孺貪
狀科參郡守無勤王之例掛冠非入援之名儀鳳不
候憲檄非奉明綸擅離職守飾詞妄瀆宗撫臣清執
有素儀鳳穢跡著聞必俱題參先行反噬自應嚴究
以杜刁風光祿署丞張星疏求考選科參張星初以
縣令躁進降處又掛察典不惟望斷清華之夢亦已

身絶仕進之階乃無端幻想僥倖上賞欺君孰甚若不一爲黠破闖門大典不幾爲燃灰之地向躍之門耶保定侯勲衛梁世烈請襲祖爵科条國難以來雖王侯戚里咸餧虎狼華貫重臣悉罹鋒刃而其間脱身圖存埋名淵俗者固亦不乏該勲何以逆料其家之必殲而忍以子嗣乎萬一本宗匹馬來歸將奪諸該勲以授乎抑姑仍之且兩封之乎恐無此法絶也該勲世受國恩誠恢復有志何難倡諸勲舊破家從軍自當直搗燕雲上爲先帝復仇次爲諸勲雪耻爾

時訪問本支有無存否然後請諸朝命光復祖爵不亦休乎昔李晟收復長安下令軍中曰五日內無得輙通家信令長安未復殊非諸臣問家之日也遂安伯勳衛陳濬疏請襲爵科叅自都邑變遷河山阻絶世次無憑單詞莫信業奉明旨嚴覈該勳一請再請若不能待直視五等之封祗同土塊之乞亦與菜傭都督一醉告身爲可乘時拾芥而攘取乎況遂安勳衛今或遯跡閭閻或從容歸國安可懸坐鬼錄使後來鞍馬遺裔執途人而可稱攀髯孤忠裂本支而他

司禮有古大臣之風

續也中書舍人張鍾齡請給部銜科參職方何官臨軍何事妄行陳請若果報國有心何官不可自效而藉口贊畫輙請部銜躁進尤甚他若華職司務朱濟之參議陳之仲勸農知縣夏萬亨計處吏部華愼行副使曾應瑞知府郭正中職方營壘或疏劾或抄參不少假借無奈人心日競故事日襍雖經封駁銓部竟置高閣旋駁旋用使職掌掃地而宵小盈廷矣除夕弘光在典宰宮色忽不怡韓贊周言新宮宜權弘光曰梨園殊少佳者贊周泣曰臣以陛下令節或思

以憂時之遠識剴切苦口之危言

皇考或念先帝乃作此想耶明年乙酉稱弘光元年寔　清朝順治二年也元旦日有蝕之吳适上言維新五事一曰信詔旨朝廷之有綸綍所以彰示臣民俾知遵守邇因事變錯出前後懸殊用人之途始慎而繼以雜誅逆之典初嚴而終以寬禁陳乞矣而矜功誦冤者章日上重爵賞矣而請蔭乞封若望日奢鎮帥屢責進取而逡巡不前軍需頻督轉輸而庚癸如故欲期畫一宜重王言今後凡奉明旨務俾上作下應內外永遵毋致游移一曰核人才人才爲治道

所從出將爲其終先護其始頃者典籍無稽錢神有徑人思躐治初仕輒冀清華官多借題行間每增監紀遷逐之謀愈巧卸担之術偏工起廢而薰蕕並進懸鉠則暮夜是求以至薦牘日廣敘事日勤今後求才務寬而用人務覈寧重嚴於始進毋追恨於僨轅一日儲邊才將帥之畧豈必盡出武途如唐之節度文武兼用而內外互遷蓋儲之者素耳請飭中外薦華之彥非韜鈐之畧勿講辟舉之選非軍旅之才勿登拔勇騎射日日講求共激同仇以振積懦一日伸

國法陷北諸臣已有定案但恐此輩輦金圖翻既以寛其不死者昭皇仁之浩蕩尤當以絶其覬用者明臣子之大防一日明言責祖宗設立六垣與六部相表裏是故糾彈之外復有抄參補闕拾遺務期殫慮倘掖垣僅取充位則白簡止貴空懸則抄發本章一下胥吏事豈先王設官意哉望陛下亟進讜言見諸施行毋致批答徒勤而寔效罔著所裨非淺疏入不省

都督李際遇降清高傑冐雪防河疏請重兵駐歸德東西兼顧聯絡河南總兵許定國以奠中原定國

聞許定國之職高雖有授肯者其舉動殊草草此與當年袁自如之殺毛帥同恭用鉞無名此致禍之端也

在睢○傑遺定國銀千兩○幣百○疋○初十日傑抵睢州○明日定國享傑○夜半伏兵起殺之○親兵遇害者過半○餘衆潰還○定國奔○　詔加監軍衛胤文兵部侍郎○總督傑軍○傑妻邢氏率子元爵請䘏○弘光命所部將士○仍聽邢氏統轄○史可法請以傑部將李本身爲提督○弘光以興平有子○朕豈以兵馬信地遽授他人○不允○黃得功復來與傑爭揚州○弘光諭大臣當先國事而後私憾○得功若向揚州○致高營兵將棄信東顧○設虜渡河○罪將誰任○命可法鎮撫之○得功回汛○加李本身太

畢竟寧南還持公道

子太保左都督提督本鎮赴歸德中權揔兵揚承祖赴夏邑副將劉應虎赴虞城苗順甫赴碭山後勁揔兵李翔雲赴雙溝右協揔兵胡茂貞左協揔兵郭虎赴泗州駐防劉良佐見傑死欲併其衆疏稱潰兵不宜授本身提督澤清得功又合奏傑無寸功加恩太重臣等不能相安而寧南侯左良玉有忠徹將同壓卵之疏九江總督袁繼咸亦有興平有可念之勞之疏贈傑太子太保許其子襲爵再廕一子錦衣衛百戶從優議予祭葬調湖廣揔兵官方國安駐防江浦

授降將徐應奎副總兵官應奎殺賊權將軍路應標
擧印來歸者也南贛巡撫李永茂奏報寇擾汀州命
福建巡撫張肯堂會勦是時汀州賊閻王猪婆營盤
據簾子洞刼掠横行肯堂親征之寧化知縣于華玉
不得於鄉紳願撫賊自効既往幾不免遂許以官與
數百人偕來肯堂給劄命華玉率之勤王至浙東各
散去華玉亦削髮爲僧進吏部侍郎蔡奕琛爲東閣
大學士通政使楊維垣疏請重定欽案吏部尚書張
捷又奏請表章三案諸臣於是劉廷元呂純如王士德

重提三案欲傷宮闈骨肉之倫構清流危亡之禍小人之毒謀詭計至此

完、黃克纘、王永光、楊所修、章光岳、徐大化、范濟世、各予諡廕祭葬、徐揚先、劉廷宣、許鼎臣、岳駿聲、徐卿伯、姜麟、各贈官予祭葬、王紹徽、徐兆魁、喬應甲、陸澄原各復原官、而唐世濟、水佳胤、楊兆升、吳孔嘉、郭如闇、周昌晉、袁洪勳、徐復揚、陳以瑞等、先後起用、維垣又請重頒三朝要典、言張差瘋顛、強坐為刺客者、王之寀也。李可灼紅丸、謂之行鴆者、孫慎行也。李選侍移宮、造以垂簾之謗者、楊漣也。劉鴻訓、文震孟、只快驅除異已、不顧誣謗君父、此要典必須重頒也、袁洪勳

光明正大之言

又請追論焚要典諸臣罪左良玉力言要典治亂所關勿聽邪言致興大獄弘光以此朕家事不必疑揣袁繼咸亦言要典不必重陳弘光云皇祖妣皇考無妄之誣豈可不雪事關青史非存宿憾群臣當體朕意與孔嘉又奏三朝要典須備列當日奏議以存其寔允之陞維垣都察院副都御史監生陸濬源又借題三案疏糾光祿少卿許譽卿譽卿一代正人疏言當日諸臣以翊戴光廟爲正今日諸臣以翊戴陛下爲正俱從倫序起見光宗母子無間先帝身殉社稷

何嫌何疑而小人無端播弄假手濬源先帝久任體
仁養寇釀禍使得生榮死罷竊謚文忠陛下追削萬
口稱快濬源滿口頌其平章之功甚矣若輩之敢於
黨奸欺上也陞阮大鋮兵部尚書賜蟒服中書舍人
林翹疏稱正月初六日雷聲自北至西占在趙晉之
野有兵日在庚寅主口角妖言翹江浦人善星術馬
士英在戊日卜其大用士英荐授中書尋躐一品武
銜蟒玉趨事未幾獲妖僧大悲僧係齊庶宗妄稱定
王下法司會審棄市遣太監李國輔開採雲霧山給

直言無諱雖以此忤權相身輕仍業名重如山矣

事中吳适疏言雲霧山一名封禁山縱橫數百里北通徽池南連入閩東抵衢嚴西界信州唐宋以來每爲盜藪其間深谷窮淵虎狼接跡險阻極目無徑可攀且地接祖陵龍脉爲神京右臂歷朝禁止樵采封禁所由名也英宗初年遣官採木於是地方訛棍互相煽惑而狐假之輩因之攘奪小民招引匪類大肆刼掠兼多內外官屬供億之費數邑坐困民不聊生近山良民遂鳥獸散大盜鄧茂七等聚衆數萬藉以爲窟攻城殺令合四省兵力討之十四年乃𢧐定奉

造福四省
生靈不少

旨照舊封禁性禍葢可鑒也臣竊以界通四省境地
相岐內阻峻嶺外多絕谷綿延重叠華路崎嶇厲禁
既久開鑿維艱不便一林莽高深重嶂叠峯毒虺猛
獸生育繁滋一旦開伐奔突狂噬傷人必多不便二
邃深幽奧迴絕垣區水不通舟陸難移運縱使輸再
再出疇令神輸不便三乘傳驛騷有司困於供億誰
籌正賦且支吾假公行私何所不至而力田小民棄
本逐末消磨歲月土由有荒蕪之困力役多死亡之
憂不便四輿朝舉動天下顒望以卜安危今以無剩

譏謂內臣無正人

有害之事而特遣重臣搖動人心傾危四省垂之史冊貽譏後世不便五邊遞傳聞必且聲屯蟻聚競營巢穴居奇召亂約束無力是使盜賊復生而殺傷再見不便六況臣訊之父老僉云此山地連陵寢自正統初開伐致傷地脈遂釀土木之難洩山川靈氣不便七舉此數端有害無利伏惟陛下採擇國輔亦疏請中撤俱不許馳視如适言報罷國輔係太司禮韓贊周養子贊周閹寺中正人也傷心時事杜門休沐國輔時在宮中每有匡救人以張永目之馬士英視

爲聚中釘因屬所私以開採事詐國輔具疏請往其
寔士英意不在開採也國輔提督勇衛營操練禁旅
及奉命往浙士英竟奪管案殺其子馬錫以狎昵兒
縮兵柄時事可知矣疏出士英深切恨之予吏部侍
郎顧起元謚文莊都督劉源清謚武節起范鳳翼光
祿寺少卿陳洪謚太僕寺少卿李選林有本潘應昌
張秈民龔接祖錢源徐方來莊則敬爲給事中王錫
袞劉勷夏繼虞郝錦王夫捷畢十臣張兆熊王養鄭
貞一爲御史陞瞿式耜僉都御史巡撫廣西王驥副

今道何在

都御史巡撫湖廣馬乾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廣昌伯劉良佐等合詞薦起朱大典為兵部侍郎大典久任鳳督與家起兵屢著戰功御史鄭瑜劾其侵賍百萬弘光以大典創立軍府所養士馬豈容枵腹詔勿問戊故兵部尚書張國維子告歸御史張孫振劾在告禮部尚書顧錫疇議郊有功秩宗以其請削溫體仁謚而謚文震孟也命錫疇致仕去上林監丞賀儒修奏禮部侍郎管紹寧貪穢寔廢詔勿問外轉給事中馬嘉植御史沈宸荃吏部余颺為司道等官以典士

學佛人何發狂乃爾

英不合故也、禁宗室入京師。時自二月以來日月色甚赤。欽天監占候以聞。朱國弼疏論原任漕撫路振飛稱鳳陽有天子氣、懷逆謀、弘光詰振飛意屬何人、原任杭州府推官黃端伯、先以無故削髮、奉先帝旨勘問、至是入京、稱姜曰廣逆謀有狀、援引鬼神、士英喜、令與考選、以試卷多西域語、得禮部主事。禮部侍郎管紹寧請上先帝太子謚曰獻愍皇太子、永王曰永悼王、定王曰定哀王、未幾、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密奏先帝太子在浙、三月初一日、命太監李繼周賚捧

語得妙

更詰得妙

札召至寓僧寺令內員迎入宮內員歸報不寔尋令移寓錦衣衛都督馬可宗家傳文武官識認各冠帯往携吉服朝服備朝賀見其人南面坐大學士王鐸指原任講官方拱乾問曰此何人對曰方先生而講官劉正宗趨上不識也正宗拱乾問講讀先後對曰忘之矣又問書倣字句亦曰忘之矣給事中戴英問先帝親鞫吳昌時於廷東宮立何地對曰誰見昌時英乃直詰之曰汝是詐冒以寔告當救汝乃跪請救命授以紙筆供稱高陽人王之明係駙馬王昺侄孫

太子的係假冒而士民共以為真何也

家破南奔遇高夢箕家人穆虎教以詐冒東宮王鐸等面奏狀。弘光流涕曰朕未有子東宮若真即東宮矣明白正宗英各具奏王之明偽假太子非稚年所能辨必有大奸挾為奇貨宜敕法司根究中允李景濂亦奏東宮的係假冒御史陳以瑞又奏愚民觀聽易惑道路籍籍皆以諸臣有意傾先帝之血胤弘光諭將王之明好生護養勿驟加刑俟正告天下愚夫愚婦皆已明白然後申法有內員上密疏弘光令持示士英士英言細閱密疏其言雖似疑處寔多既為

東宮幸脫虎口不即到官說明却走紹興可疑一也東宮厚貲疑重此人機辯百出可疑二也公主現養周奎家而云已死可疑三也臣愚以太子必已死宜行嚴審如其假冒當付法司與臣民共見而棄之如真東宮則亟取入深宮留養別院不可分封於外以啟奸人之心越三日集文武百官舉監生員耆老於午門外鞫之夢箕穆虎皆具服如之明言下之明刑部獄傳諭穆虎若非奸人豈敢挾王之明冒認東宮正月二十月所成何局往閩往楚欲幹何事主使附逆

寔繁有徒着法司窮治益士英意在姜黃輩而京師
士民謂以太子爲非僞也十三日又有故妃童氏自
越其傑所至命付錦衣衛監候初弘光爲郡王娶妃
黃氏早逝旣爲世子又娶李氏洛陽之變又亡童氏
本周府宮人逃亂至蔚氏縣遇弘光於旅邸相依生
一子已六歲賊破京師弘光南奔各不相顧太妃與
妃各依人自活太妃之南陳潛夫奏妃故在弘光弗
召至是自詰其傑所來弘光弗悅也劉良佐言童氏
知非假冒馬士英亦言苟非至情所關誰敢與陛下

澳倅已極

諸疏議論自正

稱敵體宜迎童氏歸內密諭河南撫按迎致皇子以慰臣民之望以清奸宄之心童氏在獄細書入宮月日相離情事甚悉求馮可宗呈覽弘光棄去弗視可宗辭審尋命屈尚忠嚴刑酷拷童號呼詛罵尋瘐死獄中未幾左良玉具疏請保全東宮以安臣民之心謂東宮之來吳三桂寔有符驗史可法明知之而不敢言此豈大臣之道滿朝諸臣但知逢君不惜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尚錫王封不忍遽加刑害何至一家反視為仇明知窮究並無別情必欲輾轉誅求遂使

陛下忘屋烏之德臣下絕委裘之義普天同怨陛下
獨與二三奸臣保守天下無是理也親親而仁居愿
陛下省之有旨東宮果真當不失王封但王之明被
穆虎使冒太子正在根究奸黨其吳三桂史可法等
語尤係訛傳法司將審明略節先諭該藩黃得功言
東宮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的係何人辨明何人
定為奸偽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
之刑獄人臣之義謂何恐在廷諸臣諂狗者多抗顏
者少即使明白識認誰敢出頭取禍乎劉良佐言王

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論懇求曲全兩朝尋倫毋貽
天下後世口實工部侍郎何楷言鎮疏東宮甚明湖
撫何騰蛟言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取召至
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僞既是王昺侄孫何人舉發
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
高夢箕前後二疏何以不發抄傳此事關天下萬世
是非不可不慎江督袁繼咸言太子居移氣養必非
外間兒童所能假襲王昺原係富族高陽未聞屠害
豈無父兄群從何事隻身流轉到南既走紹興於朝

廷有何關係遣人踪跡召來詐冒從何因起望陛下勿信偏詞使一人免向隅之恨則宇宙享蕩平之福弘光以王之明自供甚明命法司將審明節畧各諭之吏部尚書張捷題准卹成國公朱純臣照張輔例贈王純臣國率先勸進為賊所誅者也琉球國遣使入貢請襲封命給事中陳燕翼行人蘇元勲各給一品服色前去原任中允李明睿泛海南歸弘光以忠節深嘉之十九日設壇太平門外百官素服望祭先帝獨阮大鋮後至哭呼先帝而來曰致先帝殉社稷

此乾坤何等時而殺正人若非告警恐清流之禍正未有已耳

堂堂司馬乃作江洋大盜耶

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殺東林諸臣不足以謝先帝今陳名夏徐汧等俱北走矣馬士英急止之曰徐九一現有人在大鋮日與楊維垣謀必欲盡殺東林復社諸人大獄將興尋以上游告警始緩或夜半書士英堂中云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兇有耳一兀直搗中原求其人不得倉場尚書賀世壽僉都御史郭維經告病去維經江右正人群小指爲南昌私黨大鋮寄遣兵於江中刼之以應天府丞鄒之麟爲都察院僉都御史陞何騰蛟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

臨敵易將
兵家所忌

川湖雲貴廣西軍務、楊鶚回部管事、將楊鶚撫湖南、士英慮其人情不調、疏令同部、鶚抗疏言人情極調。且臣與良玉旂鼓相當。英雄本色。丈夫所賜青天白日。伏乞以後申飭臣士收斂精神用之禦寇此不必然之疑省此不必然之事若知之不明處之不當聽細人之言薄勞苦功高之士識者灰心人人解體矣非所以鞏朝廷而鼓忠勇也戶科吳适亦言鶚與良玉慷慨同仇共矢夾輔蕩沉數月剛定營制經理屯田業有端緒不久撤回大業弗竟臣恐湖南自此瓦

解而拋事不可爲矣夫大敵在前屢易大帥軍法所忌寧擇而後用致審於任事之初無用而後擇輕更於受命之後甄入不省劉良佐奏報許定國引　清兵入儀封李本身劉洪起馳斬定國先鋒劉道行　清兵入考城加洪起太子太保　清兵尋破歸睢巡按御史淩駉死之侄潤生自縊駉遺　清朝書有云願堅盟好勿輕南下否則楊子江頭淩御史即錢塘江上吳相國也事聞贈駉兵部侍郎潤生御史　清兵進逼江北直下徐潁總兵李成棟奔遁四月初一

只列七罪已莫擬辯不得躲閃不得兒諕奸雄之魄矣

日、命盡去各衙門印文南京二字因禮部管紹寧印
被竊馬士英請改鑄另給也初四日、寧南侯左良玉
舉兵東下馳疏至云竊見逆賊馬士英、出自苗種性
本凶頑臣身在行間無日不聞其罪狀無人不恨其
奸邪先帝皇太子至京道路洶傳陛下屢發矜慈士
英以真為假必欲置之死而後快其謀臣前兩疏望
陛下從容審處猶冀士英夜氣稍存亦當剔腸悔過
以存先帝一綫不意奸謀日甚一日臣自此義不與
奸賊共天日矣臣已提師在途將士眦目指髮人人

必欲與食其肉臣恐百萬之衆發而難收震驚宮闕且聲其罪狀正告陛下仰祈剛斷與天下共棄之自先帝之變人人號泣士英利灾擅權專與先帝爲難欽案先帝手定者士英首翻之要與先帝手焚者士英修復之思宗改謚明示先帝不足思以絶天下報仇雪耻之心罪不容於死者一也國家提衛文武金帛名器鼓舞人心自賊臣竊柄以來賣官鬻爵殆無虚刻都門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謠如越其傑以貪罪遣戍不一年而立曜部堂陳洪謐以賍

汚貨犯不數月而貴務僕少袁洪勲與張道瀋皆詔獄論罪者也借起廢徑復原官如楊文驄劉泌王燧以及趙書辦等或行同犬彘或罪等叛逆皆用之於當路凡此之類直以千計罄竹難書罪不容於死者二也閣臣司票擬政事歸六部至於兵柄尤不得兼握士英已爲首輔猶復掌樞是弁髦太祖法度且又引其腹心阮大鋮爲添設尚書以濟其簒弑之謀兩子梟獍各擁重兵以爲呼應司馬昭復生於今日罪不容於死者三也陛下選立中宮典禮攸關士英居

爲奇貨先擇其尤者以充下陳罪通於天而又私買
歌女寄養阮大鋮家遂圖進選詐亂中宮陰謀叵測
罪不容於死者四也皇上即位之初恭儉神明士英
百計誑惑進優童艷女損傷盛德每對人言惡則歸
君罪不容於死者五也國家遭此大難須寬仁慈愛
以收人心士英自引用阮大鋮以來睚眦殺人如雷
縯祚周鑣等叚煉周內株連蔓引尤其甚者借題三
案深理辭併將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
士民重足解體罪不容於死者六也九重秘密豈臣

子所敢言士英遍布私人凡陛下一言一動無不窺
視又募死士竄伏皇城詭名禁軍以覘陛下動靜曰
廢立由我罪不容於死者七也率土碎心痛號者先
帝殉難皇子猶存前此定王之事海內至今傳疑未
已況今皇太子授受分明臣前疏已悉士英乃與阮
大鋮一手拿定不畏天道神明不畏二祖列宗不畏
天下公議不畏萬古綱常忍以先帝已立七年之嗣
君爲四海謳歌訟獄所歸者付之幽囚天昏地慘神
人共憤凡有血氣皆欲寸磔士英大鋮等以謝先帝

此非臣之私言諸將士之言也非獨臣標將士之言
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陛下亟將
士英等肆諸市朝傳首四方用抒公憤臣等東兵討
賊以待不禁大聲疾呼激切以聞又傳檄云恭聞太
義之垂炳於星日無禮之逐嚴於鷹鸇天地有至公
臣民不可罔也奸臣馬士英根原赤身種類藍面昔
冒九死之罪業已僭妄作奴屠髮爲僧重荷三代之
恩徒爾狐竄白門狼吞泗上會當國家多難之日倖
言擁戴勸進之功以今上曆數之歸爲私家攜贈之

物窮弄威福煬蔽聰明持兵力以脅人致天子閉目拱手張僞旨以讋僚俚兵民重足寒心本爲報仇而立君乃專事與先帝爲仇不臧矯誣聖德初因民願而擇主乃專事拂兆民之願何由奠麗民生幻蜃蔽天妖蟇障日賣官必先姻婭試看七十老囚三木敗類居然節鉞監軍漁色罔識君親挽言六宮備選二十八紅顏變爲桑間濮上蘇松常鎮橫征之使肆行構李會稽妙選之音日下江南無夜安之枕言鼎家便爾殺人北斗有朝慧之星謂英名寔應圖讖除詔令

贖膺之餘無躬政自私怨舊洗而外無功能顯此之爲何其亟也而乃氷山發皺鱷水興波群小交斥於朝端賢良竄逐於崖谷同巳者性悻豺虎行列豬猳如阮大鋮某某等數十巨憝皆引之爲羽翼以張殺人媢人之赤幟異巳者德並蘇黃才蹤房杜如劉宗周姜日廣高弘圖等數十大賢皆誣之爲朋黨以快[illegible]如虺如之狠心道路有口空憐職方如狗都督滿街之謠神明難欺最痛立君由我殺人何妨之句嗚呼江漢長流瀟湘盡竹罄此之罪豈有極與若鮑魚

蓄而日熾若火本重而逾烈放崔魏之豢狗遽敢滅倫收閹獻之獅猴教以升木用腹心出鎮太尉朱泚之故智幾幾殆有甚焉募死士入宮宇文化及之所爲人人而知之矣是誠河山爲之削色日月儵以無光又況皇嗣幽囚烈祖怨恫海內懷忠之臣誰不願食其肉敵國响風之士咸思蓰肩其家本藩先帝舊臣招討重任頻年痛心疾首願爲鼎邊鷄犬以無從此日履地戴天誓與君側豺狼而併命在昔陶八州靖石頭之難大義於今炳然迄乎韓蘄王除苗氏之

奸臣職如斯乃盡是用礪兵秣馬討罪興師當鄭畋
討賊之軍擬裴度閉邪之語謂朝中奸黨盡去則諸
賊不討自平倘左右兇惡未除則河北雖平無用三
軍之士戮力同仇申明仁義之聲聞首嚴焚戮之隱
禍不敢妄殺一人以傷天心不敢荒忽一日以忘王
室義旗所指正明爲人臣子不忘君父之心天意中
興必有開世英靈矢翼皇明之運流告先帝揭此心
肝願斬賊臣之首以復九京還收阮奴之黨以報四
望倘惑於邪說謹誤流言或受奸臣之指揮或樹義

兵之仇敵本藩一腔熱血欝爲輪囷離奇勢必百萬雄兵化作蛟螭妖孽玉石俱焚之禍近在目前水火無情之時追維心痛敬布苦衷愿言其事嗚呼朝無直臣誰斥李林甫之奸邪國有同心尚懷鄭虎臣之素志我祖宗朝三百年養士之德豈其決裂於僉壬大明城十五國忠義之心正宜暴白於竟梟速張殪虎之機勿作逋逃之藪然董卓之腹膏溢三旬籍元載之廚椒盈八百國人盡快中外其心謹檄又沿途遍張告示稱本藩奉太子密旨率師赴救士英等大

好長策

輔臣正爲上游欲除君側之奸故尓着忙

懼京師戒嚴士英専理部事不入直江督袁繼咸請赦太子以過止之弘光切責時左兵由九江安慶至建德順流而下調黃得功劉良佐離汛遣劉孔昭阮大鋮方國安朱大典同禦之陞大典兵部尚書國安掛鎮南將軍印劉澤清亦托勤王率兵大掠南行揚泗徐碭勢同鼎沸史可法連疏告警弘光曰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赴北兵自是長策可法曰上游不過欲除君側之奸原不敢與君父爲難若北兵一至宗社可虞不知輔臣何意朦蔽至此乃移書士英

君宗社安危付之度外矣

懸其選将添兵大聲疾呼士英惟以左兵爲慮不應劉洪起又奏　清兵直下無人敢遏恐爲南京之憂王永吉又奏徐鎮孤危勢不能存必保徐州方保江北可法又請面朝處分東宮以息群嚣弘光諭西警方急卿專心料理待奏凱復見可法嘆曰奏凱二字談何容易誠如上言面君不知在何日矣又連上二疏一劾各鎮擁兵糜餉一劾李成棟避敵南奔士英亦不應弘光惟以選淑女爲急先是應天府選三名不中司禮監又選六名亦不中特遣内監田壯國往

周以門戶
烝士論惜
之

杭州選到陳氏王氏李氏三人着於十五日進元暉
殿命戶工部各委官一員採辦中宮珠冠禮服三萬
兩常冠一萬兩殺從逆光時亨周鍾武愫又殺原任
武德道僉事雷縯祚禮部主事周鑣鑣與鍾從兄弟
也貢時譽與阮大鋮有隙士英参鍾從逆謂鑣當坐
照磨張明弼奏鑣險惡朱統鑽復摭鑣他事論劾提
問縯祚亦與大鋮有怨澤清疏攻大器及縯祚大鋮
復奏縯祚不忠不孝吏科林有本繼之有旨從逆各
犯及雷縯祚二十案着法司速行訊結光時亨着與李

明虜不同聲氣阻駕南遷者也故與四人同疏改王
永吉總河兼督淮揚鳳廬等處錢繼登巡撫揚州日
仰撤回另用時　清兵已徇徐碭下亳泗乘勢渡淮
如入無人之境十九日召對馬士英力請亟禦左良
玉大理寺卿姚思孝尚寶司卿李之椿等合詞請備
淮揚工科吳希哲等亦言淮揚最急應亟防禦弘光
諭士英左良玉雖不該興兵以逼南京然看他本上
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還該守淮揚不可撤江防兵
士英厲聲指諸臣對曰此皆良玉死黨爲遊說其言

不可聽臣已調得功良佐等渡江矣寧可君臣皆死於清不可死於左良玉手瞋目大呼有異議者當斬弘光嘿然諸臣咸爲咋舌禮部尚書錢謙益言陳洪範還該收他弘光諭國家何常不收人只是收來不得其用希哲退曰賈似道棄淮揚矣給事中吳适疏參方國安牟文綬言文綬本無寸功驟列大帥乃復縱兵譟掠摧陷建德東流大屬非法國安受國厚恩乃銅陵西関南陵城外聚兵攻擊赤子何辜遭兹塗炭益之深熱其與叛逆何異陛下宜加禁戢蔡奕

古有取民蔴一笠立斬以徇者胡不問焉

東林正人之藪復社志士之林以此論罪褒於華袞

琛等票旨。文綏久在南康。國安現在勦逆。吳适爲言亂政。爲逆臣出脫。是何肺腸。明白奕琛具疏特糾。逮适下獄。先是左光先按浙。會鞫奕琛一案。适時爲衢州司理。與紹興司理陳子龍共成是獄。及奕琛入相。與阮大鋮同心排擠光先。以致被逮。并及於适。寔借題以快夙憾。而國事封疆俱置不問。御史張孫振又有疏糾适爲東林滴派。復社渠魁。宜速正兩觀之誅。

二十四日。 清兵攻揚州。史可法禦之。薄有斬獲。攻益急。血奏請救。不報。可法開門出戰。 清兵破城入。

屠揚州可法死之原任兵部尚書張伯鯨被執不順身被數創自刎死妻楊氏媳郝氏從之明日弘光召群臣問遷都計錢謙益言不可馬士英請調黔兵入衛辦走貴陽工科吳希哲等力諫乃止召黔兵一千二百名入城命任鷄鳴山房良玉舉兵不數日病死子夢庚東下至采石爲黃得功方國安所敗尋聞清兵信急引還捷聞封得功靖國公并晉大鋮大典太子太保總兵張杰等各加級有差五月以巡漕御史霍達監軍僉事楊文驄分設蘇松常鎮巡撫各僉

此何時也而猶演戲

都御史、初五日百官進賀。弘光以演戲不視朝。馬士英傳令各門下閘。辰開申閉。封鄭鴻逵靖虜伯世襲、賜蟒衣金幣、 清兵既破揚州。沿江問渡。惟鄭鴻逵一旅守於京口。初八日夜。 清兵編筏張燈向鎮江而別由老鸛河渡。初九日盡抵南岸。鄭兵揚帆東遁。初十日閉京師各城門。晝薄大風猛雨。午後猶集梨園入內演戲。弘光與諸內臣雜坐酣飲。二鼓出奔。五鼓士英奉太后。召黔兵護衞、走浙。黎明內門不閉、官女雜走。於是各官奔竄。十一日忻城伯趙之龍、閉各

城門以待　清兵居民競殺城內外黔兵無有逸者午刻有監生趙某率市人百衆出王之明於獄擁入宮中登殿鳴鍾百官莫有至者吏部尚書張捷副都御史楊維垣自經死妾朱氏孔氏從之王之明粘示皇城畧云先皇帝丕承大寶惟茲臣庶同其甘苦勞天不祐慘罹奇禍凡有血氣裂眦痛心泣予小子分宜殉國思以君父大仇不共戴天皇祖基業汗血匪易忍垢匿避圖雪國恥幸文武先生迎立福藩予惟先帝之哀奔投南都寔欲哭陳大義不意巨奸障蔽

至攖桎梏予雖幽獄無日不痛絶也福王聞兵逺遁
先爲民望其如高皇帝之陵寢何泣予小子父老人
民圖抱出獄擁入皇宮予身負重寃豈稱尊南面之
日乎謹此布告在京勳舊文武先生士庶人等念此
痛懷勿惜會議予當恭聽共拚皇猷勿以前自有不
識予之嫌惜爾經綸之教也十二日欽天監掌壺官
陳于階自經是日弘光駐太平府二十里外黃得功
阮大鋮朱大典方國安等來見欲入太平太平民不
納十三日徃蕪湖總兵官黃斌卿遁登中軍翁之琪

靖南固一時名將也獨惜其南來精忠劍

冊十四日將往浙府　清豫王已薄都城趙之龍同
王之明出降豫王加之龍興國公賜金鐙鞍馬貂裘
寶帽設牛酒軍中安之十六日豫王入京百官朝見
百姓家設香案投誠豫王出示曉諭大畧云福王僣
稱尊號沉湎酒色信任僉壬民生日瘁文臣弄權只
知作惡納賄武臣要君惟思假威跋扈上下離心違
近佹恨時劉孔昭往浙劉澤清入海劉良佐降奉豫
王命引兵追弘光至蕪湖於十五日及之且召黃得
功得功不從良佐伏弩射中得功喉得功劍甚拔劍

於兢高全盡於防左身殲軍寧得罷酒盛名不終良可痛耳

自刎良佐挾弘光去之琪投水死弘光見豫王於內守備府王責其僭位稱尊荒酒好色及謀害太子等事弘光嘿然隨囚於江寧縣刑部尚書高倬戶部郎中劉成治署中自經十八日國子監生吳可箕雞鳴山關廟中經死二十三日中書舍人龔廷祥投秦淮河中死其死不知日者中書舍人陳爊及子舉人陳伯俞戶部主事吳佳胤死不知名者投秦淮河中馮小璫百川橋下乞兒也小璫以色幸卒以身殉乞兒題詩橋上有云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

小璫難乞兒尚難

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禮部郎中劉萬
春主事黃端伯以不朝靳之豫王分兵畧定各屬而
命御史王儀劉光斗鴻臚丞黃家鼒等分往招撫家
鼒至蘇遇害蘇州諸生顧所受服儒服哭文廟投泮
池死原任少詹徐汧沉虎丘後溪死玄廟觀前賣麵
人夫婦對經死常州石生及賣扇毆姓者投西廟池
中死又一鄉民賣柴入城聞安撫使至棄柴船躍入
文城壩南龍游河死五牧有蓄鵓鳥薛叟以薙髮自
縊死常熟諸生徐慄以薙髮自經死諸生項志寧不

食死。武進諸生董元哲痛哭一死。至於各處起兵見殺。
則貴池諸生吳應箕。宣城諸生麻三衡。徽州鄉官金
聲。武官陳有功。余元宣。萬會。吳國禎。而蘇州原任遊
擊魯之璵。及常武韜俱戰死。嘉定原任通政使侯峒
曾城破。與子諸生侯玄演。侯玄潔被殺。進士黃淳耀。
與兄黃淵耀及舉人張錫眉。龔用圓俱死。常熟諸生
徐守質戰死。崑山貢生朱集璜城破被執不順死。故
將王公揚年七十戰死。諸生陶琰城破自刎死。原任
狼山總兵王佐才為亂兵殺死。一家老幼屠戮殆盡。

松江原任中書李待問傳羅知縣章簡城破被殺吏
部主事夏允彝投水死總兵吳志葵黃蜚駐兵豆腐
浜被擒解至南京殺死華亭教諭眭明永被執不順
死常州諸生吳福之徐安遠入太湖從黃蜚兵敗福
之投水死安遠被殺諸生張龍文率鄉兵薄郡城殺
死江陰屢攻不下至三月乃剋遂屠其城典史陳明
遇閻門投火閻應元不順見殺訓導馮某自縊明倫
堂上中書戚勳全家焚死及兵下嘉湖吏部郎中錢
棅戰歿震澤原任吏部尚書徐石麒自縊其僕祖敏

徐錦從死兵至杭州潞王以城投順杭州原任行人陸培縊死錢塘知縣顧咸建不順被殺某縣知縣梁于涘亦死其前遣使臣左懋第在北聞江南陷七日不食攝政王召見蔴衣孝巾草履向上長揖南面而坐攝政王數以僞立福王勾引土寇不投國書擅殺總兵當廷抗禮五大罪懋第抗詞惟請一死命薙髮堅不肯於閏六月十九日殺之題絕命詩有云峽坼巢封歸路迴片雲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難盡蕩作寒烟總不磨兵部主事陳用極遊擊王一斌

張良佐王廷佐劉統等五人從死忽沙風四起捲帝棚於雲際屋瓦皆飛一時罷市豫王旣定江浙尋歸北京挾弘光王之明去不知所在

明季遺聞卷三終